

# 赚高薪？竟然是电信诈骗！想回家？交3万路费！

## 这个团伙是如何把人“运”到境外的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杨壹

“爸妈，快救我！我被骗到境外了，需要3万多才能回来，不然我就要吃电棍了！”9月6日凌晨，东南亚某国一个集体宿舍里，终于拿到自己手机的新昌人小俞快速点开微信，给父亲发去了求助信息。

小俞是一个被老乡一句“包机票、包吃住，月赚五万”，稀里糊涂就骗去境外的年轻人。到了境外，他发现老乡做的竟然是电信诈骗。可此时，除了交“赎金”回国，他已“无路可退”。

10月3日上午，浙江省公安厅和绍兴市公安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这起组织偷越国（边）境专案。从主办民警口中，记者详细了解了这个团伙是如何一步步将人“运”到境外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

### 一个月赚5万到20万的“大饼”

“要不要跟我出来干？”

今年8月28日，小俞收到了一条老乡小柴的微信。听说这个老乡之前去了边境工作，收入很不错，正好待业在家的小俞心动了。

“到这边跟我做金融，机票、住宿我会帮你安排，月入至少5万，干得好能有20万。”

听老乡这么一说，小俞都没搞清到底是哪种“金融”，就决定去边境闯一闯。他把身份信息发给了小柴，1天后就收到了机票信息——8月30日萧山机场出发，飞往昆明。

一上午的飞行后，小俞刚落地电话就来了：“你先在附近休息一下，我安排了人来接你。”

没多久，一辆面包车接上了他，随后一路驶向云南边境。9月1日下午，他们在一座山脚下换了摩托车，翻过山，又换乘皮划艇偷渡出境。这时小俞开始觉得不太对劲，但人生地不熟的他，已经无路可退。

上岸后，一辆越野车飞驰而来，将小俞送到了邻近边境的一座大厦。大厦里很热闹，不少人进进出出，十分忙碌。小俞被告知，这就是他即将工作的地方。

“救我！不然要吃电棍了！”

上班第一天，小俞被带去熟悉业务，还领到了一台



工作手机。“你要假扮高富帅，以交友为目的获取对方信任，然后让她们去公司名下的平台投资。”隔壁的女生们则被要求假扮“白富美”去交友。

虽然没什么工作经验，但小俞知道电信诈骗是犯法的，上网一查，发现“赚”这种钱还要坐牢。于是小俞找机会向负责人表明自己想要回国。对方倒也爽快：回国可以，3天之内交32500元路费，就放小俞回家，不然，就要吃电棍！

3万多元的“赎金”，对本就不富裕的小俞一家来说并不是小数目。小俞父亲接到儿子的求助后，马上赶到新昌县公安局报警求助。同时，小俞父亲找亲友凑了钱打过去，让儿子先回来。

9月15日凌晨，诈骗团伙收到“赎金”后为小俞买好了机票，将他放回新昌。

### 境内外配合实施“偷渡”

接到小俞家人报警后，绍兴市、新昌县两级公安机关判断，这是一起与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特征紧密相关的、诈骗团伙与组织偷越国（边）境犯罪团伙分工协作，诱骗国内人员出境从事犯罪的系列性案件。

随后，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成立“2020.9.17”联合专案组，开展多警种联合侦查。专案组民警经过研判发现，自7月12日以来新昌共有13人先后分五批次被组织偷越国（边）境后到境外，并逐步摸清了犯罪团伙的组织框架和人员信息。



这一团伙内有组织者、骨干马仔、领路人、接送司机等不同角色，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组织者在境外直接与境外诈骗集团联系，负责承接“偷渡业务”，遥控指挥国内同伙组织实施偷越国（边）境犯罪活动。

经过深入调查，警方挖掘出了一个专门为东南亚境外某诈骗窝点提供偷越国（边）境服务的犯罪团伙。

### 23名嫌疑人多地落网

10月28日下午5点，在公安部刑侦局和浙江省公安厅的统筹协调指挥下，绍兴警方联合云南警方共出动150余名警力，奔赴浙江、云南、四川等三省四地，对落脚于境内涉嫌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目标对象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我们担心白天进村会打草惊蛇，所以多选择半夜进行抓捕。”参与本次抓捕行动的新昌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王晨炜说，“这些嫌疑人居住地多在村子里，特别是云南当地一些山村交通很不方便，一些偏远的村子要从派出所开五六个小时的山路才能抵达，给抓捕带来了一定困难。”

10月28日晚11点多，王晨炜所在的抓捕小组驱车前往在云南某个位于半山腰的村子，并通过当地村民找到嫌疑人家，成功控制住1名帮助运送偷渡人员的嫌疑人。

据统计，各个抓捕小组在28、29两日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3人，境内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

# “关系硬”的茶客承诺帮店主儿子找“好工作”

## 但收钱后消失了，一查竟是“搬运工”

《检察日报》李轩甫 閻堃

无业人员李俊谷谎称自己在南方航空公司海南公司机务处上班，其三叔在南方航空公司海口机场部担任书记。他的这些话让一些急于为孩子求职找工作的人深信不疑。李俊谷以帮忙为他人儿子找工作为借口，骗取2名被害人共计38.5万元。此案经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检察院审查并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李俊谷有期徒刑6年零3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 喝茶男子自称有“硬关系”

2018年8月，黄先生在海口市凤翔东路一带开烟酒行，认识了常来店里喝茶的李俊谷，二人闲聊时，得知李俊谷在海口美兰机场南方航空公司上班，担任机务处的管理员，工资待遇不错。黄先生问他是如何进到南方航空公司的，李俊谷说是通过他三叔的关系进去的，并称其三叔是南方航空公司海口机场部的书记。

几天后，当李俊谷又来店里喝茶时，黄先生说自己的两个儿子毕业后都在外地打工。李俊谷听后便动起了歪脑筋，告诉黄先生他有关系可以安排黄先生的大儿子黄吉进入南方航空公司工作。黄先生问需要多少钱，李俊谷没有直接报价，只说花钱是必须的。

黄先生一家信以为真，委托李俊谷安排办理他大儿子到南方航空公司工作的事宜。后来，黄先生又听李俊谷说他二叔是中国银行海南分行的领导，他同村的孔叔是海口海甸农商行的行长，可以安排黄先生二儿子黄松进入农商行工作。听了李俊谷这番话，黄先

生觉得李俊谷有这么硬的关系，安排二儿子的工作应该不是问题，于是也一并委托李俊谷办理此事。

是年10月，李俊谷能帮人找关系进入航空公司工作的消息传到了杨先生的耳中，正为儿子毕业多年未找到满意工作而心急如焚的杨先生，便联系李俊谷见面喝茶了解情况。李俊谷又故伎重演，信以为真的杨先生在喝完茶后当场支付1万元先让李俊谷“疏通关系”。

### 入职后发现只是派遣工

自从黄先生委托李俊谷安排办理两个儿子工作事宜后，李俊谷便以需要“活动经费”为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向黄先生索要了25.5万元。

2018年9月下旬，李俊谷给黄吉发送了南方航空机场招聘的信息，让黄吉按要求填表报名，同时借机又向黄先生先后两次要了8万元，并保证一定能让黄吉签订劳动合同进入南方航空机场工作。时隔一个月，黄吉成功应聘上了这个岗位，但是入职后发现其属于劳务派遣工，并不是正式员工。而且，他发现李俊谷并没有从中帮忙。

黄先生追问李俊谷是怎么回事，李俊谷说不可能一进来就是正式工，而且这个外包公司是与南方航空合资的，也算是南方航空的公司，并承诺会继续帮忙办理黄吉转正的事情。考虑到还得通过李俊谷的关系安排二儿子进银行工作的事，黄先生接受了这个事实。

2019年1月，黄先生对李俊谷说起联系二儿子黄松进农商银行工作的事，李俊谷说要回去问一下。几天后，李俊谷对黄先生说，孔叔那边答复至少要14万元才

能进去，黄先生同意让他试试，并把准备好的材料交给了他。之后，在李俊谷的催促下，黄先生陆续将14万元转给了李俊谷。又过了一段时间，李俊谷给黄松微信上发了一条农商银行招聘信息，让黄松赶快去报名，结果黄松报名后初审就被刷了下来。当黄先生追问他此事时，李俊谷回复让黄先生放心，他会办好这件事的。后来，李俊谷拉黑了黄松的微信，手机也打不通了。

再说那位杨先生支付了李俊谷1万元后，在后来的4个多月里李俊谷又以种种理由让杨先生转账支付13万元，用于为其儿子安排工作。其间，李俊谷给杨先生微信上发过一个南方航空公司招聘短视频，并说杨先生儿子已被录取了，企图蒙混过关。

### 骗得钱财全亏光

2019年10月，黄先生、杨先生两家意识到自己落入了诈骗陷阱，遂向公安机关报案。12月，李俊谷投案自首。李俊谷说，他没有能力帮黄先生、杨先生的孩子找工作，之前他在南航上班，职位是搬运工，2017年底就辞职了，骗来的钱都被他用在游戏里，都亏完了。

案件侦结并移送海口市美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办案检察官依法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了被害人、听取值班律师的意见，并审阅了全部案件材料，核对了案件事实与证据，并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李俊谷签下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此案提起公诉后，美兰区法院根据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于近日依法作出上述一审判决。面对判决结果，李俊谷当庭表示认罪、悔罪。